



布谷鸟
长江文艺童书

了不起的盖茨比

LIAO BU QI DE GAI CI BI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美] 菲茨杰拉德 / 著 曾德伟 / 改写

青少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推荐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我对盖茨比一眼就能认出海湾对面那盏绿灯是属于黛西的而感到不可思议，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认出来的。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了不起的盖茨比

— *Liaobugidegaicibi* —



[美] 菲茨杰拉德 著

曾德伟 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 (美)菲茨杰拉德著;曾德伟改
写.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7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ISBN 978-7-5354-8072-9

I. ①了… II. ①菲… ②曾…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3292号

责任编辑:黄柳依
整体设计:新奇遇

责任校对:陈琪
责任印制:左怡 刘星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11.75 插页:6页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1千字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925年所写的一部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市及长岛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小说的背景设定在现代的美国社会中上阶层的白人圈内，通过尼克的叙述展开。《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他成了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20世纪末，美国学术界权威在百年英语文学长河中选出了一百部最优秀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高居第二位。

菲茨杰拉德将1919年至1929年命名为“爵士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我们能读到对这一时代精神面貌最全面生动的写真。

全书以盖茨比邻居尼克的口吻叙事。他住在长岛，与邻居盖茨比交上了朋友。后者出身贫苦，但雄心勃勃，因贩卖私酒暴富。他常在家中举办豪华宴会，目的是为了吸引5年前的恋人黛西，赢回她的芳心。他去海外参加一战时，她嫁给了出身贵族家庭的汤姆·布坎农。黛西与盖茨比重逢后旧情复燃，但她美丽的躯壳下藏着一个自私、庸俗的灵魂。尤其当汤姆揭露盖茨比靠违法贩卖私酒致富后，面对这样一个前途岌岌可危的不法之徒，“不管她曾经有过什么意图，有过什么勇气，现在肯定都烟消云散了”。黛西酒后驾驶盖茨比的车撞死了汤姆的情妇，却与汤姆一道将祸水引到盖茨比身上，死者的丈夫枪杀了盖茨比。盖茨比

的悲剧人生让尼克心生悲凉，尼克目睹了人类现实的虚情寡义，深感厌恶，于是怀着一种悲伤的心情，远离喧嚣、冷漠、空洞、虚假的大都市，黯然回到故乡。

作家对书中人物金钱至上的生活，花费了大量笔墨进行描写。盖茨比夜夜举行奢华宴会，来的客人很多他根本不认识。汤姆与情妇、属于较下层的威尔逊夫人碰面时，同样酗酒狂欢，纸醉金迷。

这些人不管属于哪个阶层，他们都崇尚金钱，追求享乐，也都坚信金钱会让生活更美好。黛西和汤姆属于“上流社会”，被金钱完全同化，却对暴发户极度排斥和鄙视。盖茨比不懂这个道理，他执着追求财富，以为由此就可以重新得到“理想的化身”——黛西。盖茨比即使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也仍然无法逃脱精神上的孤独与悲苦。

盖茨比的梦是典型的“美国梦”。他的奋斗体现了美国人尊崇的坚韧、独立、向上的精神，他的失败宣告了美国战后精神的颓废与衰退。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带给人们心灵的荒芜和扭曲，狂欢享受的表象下隐藏着巨大的精神空虚和迷茫，整个社会精神彷徨痛苦，无路可走。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世界文学史上“完美之书”，它受到了全世界文学爱好者的疯狂迷恋。

第一章

我年轻时还涉世未深，当时父亲这样教导我：“当你看不惯别人，觉得必须批评他们时，你必须记住，社会上千千万万的人，不可能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一出生就应有尽有。”

他只说了这个。虽然我们之间很少对话，但彼此是相互了解的，我清楚他简单话语里的深层含义。时日一久，我养成了不会对任何人随便下定论的习惯，也因此获得了很多性格孤僻之人的信任，对我倾诉心里话，因此，我也不得不时常听别人的唠叨。如果是正常人有了这些特点，那么他就会被那些心理问题的人紧紧抓住不放，并因此被冠上别有用心的罪名。比如我大学还未毕业时，有人就给我贴上了政客的标签，因为我知晓那些行为放荡之人与默默无闻之人的所有不被人知的故事。当然，我并不会刻意去打听这些秘密，只要我按照某些蛛丝马迹察觉出他们又有了想要找个途径倾吐心事时，我就会假寐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有时还会表现得极为傲慢、轻佻。因为大部分年轻人在倾吐心声时多少都会有些隐瞒，至少他们选择的语句不是完全真实的，而是多有借鉴他人之处。不轻易下判断是因为还有各种可能，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道德观都是各不相

同的。

虽然我在这里赞扬自己的大度,但我不能否认这种大度并不是无边界的。每个人的言行都有自己的原则,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或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上,只要超过了其固有的界限,我就不会深究它究竟有什么原则。我之前一直待在东部,回来时恨不得所有人每天都穿军装,甚至道德层面都要一直保持高尚。我对那些毫无疑义的游乐表示抗拒,更对偶尔被人倾诉内心隐秘这事毫无兴趣,除了盖茨比外,也就是这本书的主人翁。我对他还是相当在意的,他几乎具备了我内心最为鄙夷的所有特质。如果人的品格高尚与否取决于是否获取卓越的成就,那么你就能在他身上看到一道炫目的光芒。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就像一台高精密的地震仪,能准确捕捉千里之外发生的地震情况。这又不同于传统的、被人称为“前瞻性”的预感,它是敏捷的,永远保持着高度的生机与希望,甚至饱含着传奇色彩。我以前从未在其他人的那儿发现这种特质,估计以后也不会出现。毫无疑问,盖茨比影响了我,至少我目前不再沉迷于周围那些人当下的悲哀与欣喜,而是对那些给他心灵造成影响的东西更为在意,当他虚幻的梦想彻底消失后,污浊的泥垢随之而来。

从我祖父开始,我的家境就非常好,在这个城里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家族。卡罗威这个姓还算有些名望,根据家族流传下来的故事,我们是苏格兰贵族后裔,即布克娄奇公爵的后代,不过事实上,我的伯祖父——才是我们家族真正的创始人——就是我爷爷的亲哥哥。1850年南北战争时期,他花钱请人替自

己去打仗，然后他来到这座城市成了五金批发商人，直到现在我仍在做着五金批发的行当。

我没有跟伯祖父打过照面，不过大家都说我长得和他很像，而我父亲办公的地方刚好有幅画像可以证实这点，画像中的人不苟言笑。1915年夏天，我结束了在纽黑文的学业，毕业日期正好是在我父亲毕业二十五年后，没多久后，我加入了民族大迁徙运动的行列，我在这种世界大战后遗症的反攻中体会到了无与伦比的乐趣，因此结束后备感无趣。曾经温暖繁荣的中西部已经变了样，简直如同沙漠般荒芜，因此我打算去东部。我的朋友们几乎都是以债券业谋生，我觉得这行当能轻松解决生计问题，所以打定主意学做这个生意。我的长辈们原本打算帮我选择一所私立贵族寄宿制学校，在讨论很久后才犹豫又严肃地说道：“既然这样……那就……按照这个办法来吧。”父亲承诺负担我第一年的各项费用开支，之后我又耽搁了许久，才于几年后的春天前往了东部，我心里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

找一间城区的房子本是最好的打算，不过冬天已经过去了，天气转暖，而且我以前的住所周围有一片青草地和茂密的森林，所以当我的某个同事问我要不要去近郊跟他一起找房子合租时，我高兴地应承下来了，这个主意真的很棒。随后，他找到一间饱经风雨的小木屋，每月的房租不到一百美元，不过没多久他就被公司调往了华盛顿，这间屋子就剩我了。我养了条小狗，不过没几天它就跑了。我还有一辆过时的汽车和一个帮我打扫屋子跟做饭的女佣。她是芬兰人，习惯一边做饭一边自言自语。

一开始，我一个人住在这儿觉得很孤独，不过那天早上，有个在我之后住过来的人将我拦在了马路上。

他神情有些无奈，问我：“西卵村在哪儿啊？”

我给他指了方向。等我接着走自己的路时，忽然觉得非常充实，那种孤独的感觉消失了。在这儿，我算是领路人，原始土地的开拓者。虽然他没有意识到，但他的言行使我我觉得我是这儿的荣誉市民。

那时，阳光正好，树木迅速长出新的枝条与树叶，如同童话故事描述的一般，这场景让我重拾了以前的信念，万物开始复苏了。

首先，我有数不清的书要看，还要从外面自然新鲜的空气里努力汲取需要的养分。我买的书都和银行、金融、债券以及信贷等内容相关，这些书的封皮都是热情的红色，就像新印制的钱币，随时打算将摩根如何成为有名财阀、米赛纳斯如何成为大财主以及迈达斯点石成金的诀窍公之于众。另外，我还计划读些其他书。在学生时代我的兴趣爱好是写作，还给报社写过许多看似严肃却又毫无特色的社论。如今我打算重拾以前的爱好。

我租的这间屋子坐落于纽约东面的一座形状奇特的岛上，这儿有最为瑰丽、奇特的自然景观，还有两处地方尤为不同寻常。它们距离城区大概十几英里，这两座半岛看上去几乎毫无二致，一条清澈的小湾从它们之间流过，一直流到西半球的长岛海峡，汇入那片沉寂的咸水中。它们像鸡蛋，却又与规规矩

矩的椭圆形略有不同，因为它们顶部位置是碎片状的，犹如那些被哥伦布撞破了的鸡蛋。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它们是如此相像，肯定常常使那些飞过的海鸥异常惊讶。在不能伸展双翅飞翔的人类看来，更令人倍感惊奇的现象就是它们只有形状和大小是差不多的，除此之外，它们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我的屋子就在西卵，与另一座岛比起来，这儿显然要破落得多，但这一点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它们之间远有比这更为稀奇、怪异且令人感觉不祥的差距存在。我的屋子正好处于鸡蛋的头部，紧靠海湾，旁边的豪华别墅每个季度都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租金。我屋子右边的别墅怎么看都奢华无比，简直就是第二个法国某城市的市政厅，别墅旁边建了高高的塔楼，常春藤顺着屋檐爬到了塔顶，塔楼前面是用大理石镶嵌而成的游泳池，这屋子还带着一片几十英亩的大草坪与漂亮花园。这座屋子的主人就是盖茨比。不过因为我当时和他不熟，所以印象里的盖茨比只不过是个有座奢华公馆的有钱人。与此相反，我的屋子简陋得就像茅草房，不过幸好它如此不起眼，才不会过多地被人关注，也才使我有机会每天欣赏眼前海景的美丽景致，欣赏旁边公馆青翠的草坪，而且我私底下还觉得，每个月只用花费不到一百美元就能欣赏到这么多美丽景致，并能同有钱人成为邻居，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与西卵一湾之隔的东卵上的住宅都建得如同宫殿一样，墙壁在阳光与水的折射下闪烁着炫目的光彩。汤姆·布坎农的家就在那边，而自打我开着那辆老式汽车去他家吃晚饭起，关

于这个夏天的故事就发生了。我认识汤姆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读大学,而他的妻子黛西和我是亲戚关系,我是她表哥。大战停止那年,我在他们位于芝加哥市的房子里住过一段时间。

汤姆尤为擅长运动,特别是橄榄球,当年还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最为出色的运动员之一,可以说几乎全国人民都听过他的大名。他二十出头就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不可避免的是,他之后的人生道路变得平淡无奇起来。他家境富裕,读书时就挥金如土,令人侧目。他现在搬到东卵来了,他搬家时的场面极为壮观,就拿运送马匹这事来说吧,为了方便打马球,他大老远地从伊诺州运来了许多马,这场面实在令人震惊。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之中基本上没有谁可以有钱到这样胡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不大了解他们搬到东卵来的原因。之前,他们在法国生活了大半年时间,然后四处游荡,不管到哪儿都有富人陪他打马球。这次,虽然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必须搬过来的理由,但他们打算一直住在这儿了,至少黛西跟我打电话时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不以为然,虽然我对黛西还不算特别了解,但我知道汤姆是什么性格,他对球赛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种极其精彩的球赛,能够让他异常兴奋地投入进去。

他愿意为了球赛居无定所,虽然我对他们两个并不算太了解,但还是打算在这个暖风宜人的傍晚坐上那辆老式汽车前往东卵。即使我已在脑海里假想了无数遍,但当我到达他们家时,我还是被眼前这座乔治时期的豪华建筑深深吸引了。一片自

海滩蔓延开来的大草坪正对着海湾，走过草坪就是正门了，门里是铺着砖石小径的花园，我沿着小径一直走到屋前，花园的火红色变为了常春藤的嫩绿色，这片绿色顺着墙脚攀援而上。汤姆正穿着一套骑马装站在屋子的法式落地窗前。

自大学毕业后，他的外貌变了许多，毕竟他早就年满三十了。他的身上肌肉发达，头发有些枯黄，唇边带着一丝阴狠，神情极为傲慢。我看着他时，感觉眼前只有他那双满是傲慢神情的眼睛。就算他此刻穿着女人最爱穿的骑行装束，但他的优雅穿着中还是透出一股力量。他腿部的肌肉将锃亮的靴筒撑得异常饱满。他无意中转动肩臂时，结实的肌肉就会将上衣撑得鼓起。这具身躯显然蕴含了近乎残忍的巨大力量。

他嗓门大且声调高，给人一种脾气暴戾的感觉。而且他说话的语气总是如同长辈在训斥小辈一样。他不管对谁说话都是这个德行，就算说话的对象是喜欢的人也不例外，所以他的敌人很多。

“对于这件事，你不要因为我看起来更为雄壮，更有力量，就一定要遵循我的意见。”他呢喃着。读书时，我们碰巧参加了同一个学生社团，不过我与他并不算交好，在我看来，他极为重视我，但这种重视并没有减少他惯有的粗暴、野蛮与傲慢，他认为我要像他看重我那样喜欢他。

“我家这片区域非常好。”他说话的同时，眼珠转个不停。

他指着前方的事物，示意我转身去看，我的眼睛顺着他的手指依次看去，眼前所见是一座欧式大花园，里面开满了颜色

鲜艳的玫瑰，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再远一点的岸边是一艘被浪潮不停拍打的汽艇。

“以前这儿的主人是德梅因，就是那个石油大王。”他说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来，到屋里慢慢谈。”他顺手将我往屋里推。

穿过走廊，我被他带到一间极为敞亮的屋子，屋子被漆成了玫瑰色。一扇扇高大的落地窗精巧地环绕在房子两边，此刻都半掩着。窗外青翠欲滴的草丛延伸到窗边，像要一直蔓延到屋内一样，它们把房间映衬得更为明亮、剔透。一阵暖风吹来，窗帘在风的吹动下飘荡不定，一会儿飞向屋顶精致的装饰物，一会儿又被吹向深紫色地毯，并在空中留下一道道波浪般的影子。

房间里摆放着一张非常壮观的沙发椅，不管风怎么吹，它都纹丝不动。此刻，沙发椅上躺着两个美貌女子，这两位女子都身着雪白的长裙，裙摆被风吹得轻轻摆动，就如同她们刚坐上气球环游了一圈后又被风送了回来。我就这样站了许久，静静地聆听风吹动窗帘时发出的声响以及房间中壁画被风吹动的声音。突然一道关门声传入我的耳朵，原来是汤姆将旁边的窗户拉上了，风就此止住，吹动的窗帘、裙摆等也都归于平静。

她们中年纪看起来较小的那个与我素不相识，她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任何动作，小巧的下巴微微抬着，像是上面搁置着某件物品她竭力不让它掉落一般。她眼角的余光瞥到了我，她的淡定简直让我震惊。我忍不住想跟她道歉，毕竟我就这么

突然闯入她的视野。

另一个显然就是黛西，她看到我，起身的动作做到一半忽然停止了。此刻，她的上身往前倾，脸上的神情很是真诚。忽然，她露出调皮的笑容，这俏丽的样子也使我笑了起来，然后我大步走了过去。

“我兴奋得无法动弹了……”

她说完又咧开嘴笑了起来，好像这话多么俏皮似的，然后她把我的手握着，抬头认真凝视着我，想要说明我是她最乐意见到的人。这种俏皮的神色是她的专长。她压低声音告诉我，旁边的那个女人姓贝克。

之后，贝克轻轻翕动了一下嘴唇，用这种淡漠的几乎没有任何动作的方式向我打招呼，然后她又恢复到之前的动作——估计是她下巴上的物品倾斜了一点，令她变了神色。我又想道歉了，而她这种可以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简直令我惊呆了，我只剩下对她的佩服。

我将视线转移到黛西身上，她打算问我一些事了。她的嗓音低沉，带着令人沉迷的沙哑，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都犹如动听的音符。她有一张极为漂亮的脸蛋，脸上的神色时而忧郁、时而明媚，双眼大而有神，嘴唇很是性感，而她的嗓音能够令人振奋，所有迷恋她的男人都对此念念不忘——那种富有韵律的吸引力，充满诱惑力的“听我说”。

我将来这之前路过芝加哥发生的事跟她讲了一遍，当时有好多朋友让我帮忙给她带来他们的问候。



她兴奋地问道：“他们很想我吧？”

“自你离开后，整个城市都愁云惨淡，汽车左边的后轮胎都被他们当作花圈使用，湖边住宅区的有钱人一到晚上就发出悲鸣。”

“太棒了！汤姆我们明早就回芝加哥吧！”然后她又说起了别的话题，“对了，你要不要去看我家小宝贝？”

“好啊！”

“她正在睡觉，今年都三岁了，你估计还没有看到过她吧？”

“一直没机会。”

“那更该看看了，她……”

汤姆之前一直有些不耐烦地转来转去，这时他突然走到我身边，将手搭在我胳膊上问道：“尼克，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债券。”并告诉了他公司的名字。不过他立刻说道：“这公司的名字真没听人提过。”

我顿时有些不开心，随意回答道：“以后会有人提起的，只要你继续在这儿住着。”

“我肯定会继续住在这里的，别担心。”他像是不放心地看了看黛西，然后将视线移回到我身上，“我不会去其他地方的，除非我是笨蛋。”

贝克突然出声道：“确实是这样！”她的插话如此突兀，令我很是惊讶，毕竟自我来到这儿起她就没说话。估计她也是被自己吓到了，张开嘴打起呵欠来，然后动作敏捷地站起身。

“浑身发麻，”她有些郁闷地说，“躺得实在太久了。”

“看我做什么？”黛西不满道，“我为了劝你去纽约都说了一下午了。”

“谢谢，不用了，”她看了看端上来的酒拒绝道，“我在认真做锻炼呢！”

汤姆用惊奇的目光看了她一眼，然后将自己杯中的酒一口喝完：“是嘛，但我并不相信你能将这事做好。”

我有些好奇地看着贝克，疑惑什么事是她能做好的呢？我的视线总是下意识地停留在她身上：她的身段非常好，而且一直像军校学生一般将胸膛挺得高高的，显得更加英姿飒爽。夕阳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因此下意识地微微眯起，视线落在我身上，这张略带苍白与不满神色的脸庞十分可爱，她看着我时显出一丝好奇。

“你家在西卵？”她的语气有些不屑，“我在西卵有个熟人。”

“我没熟人……”

“盖茨比应该听说过吧？”

黛西突然插话道：“那么多盖茨比，你指的是哪一个？”

我本来想说我住在他隔壁，但佣人已经将饭菜准备好了，汤姆不待我开口就挽起我的手臂将我拉出房间，动作就像下棋时移动棋子似的。

两位美女慵懒地叉着腰，先我们一步前往外面的阳台。餐桌上点着几支蜡烛，烛光在晚风的吹拂下一闪一闪的。

看到蜡烛，黛西有些不高兴地蹙起眉头：“怎么把蜡烛点上了？”她将蜡烛吹熄，笑着对我们说，“还有半个月就到了今年

白昼时间最长的日子了，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一直盼着这天的到来，但最终还是擦肩而过呢？”

“我们必须找点事做。”贝克有些困倦地坐下来，边打哈欠边说。

黛西应和道：“可以啊，但做什么呢？”她说完看向我，然后叹气道，“别人都在做什么呢？”

我刚准备回答，就见她敲了敲自己的小手指，神情里充满了恐慌，说：“不好，手擦伤了。”

她将手伸过来让我们看，我只看到有些青紫的痕迹。

“都怪你，汤姆，”她不满道，“虽然我清楚你是无意的，不过这真的是因你而起。算了，就当是报应吧，谁让我选择同你这个既野蛮又笨拙的男人结婚呢……”

汤姆有些不高兴地说：“我真讨厌这话，不管你是不是开玩笑的。”

黛西又故意强调地说了一次这句话。

她偶尔会跟贝克开些小玩笑，不过十分低调，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厌烦，这就像她们身上那件白色的长裙，更像她们那双冷淡的、无欲无求的眼睛，看起来极为冷漠，她们之所以坐在桌前，只不过是對客人的尊重而已。她们清楚晚餐时间很快就会结束，没多久白天又会到来。这一点显然不像西部，西部的晚上十分热闹，晚餐时间十分紧凑，一个环节紧接着另一个环节，客人们的心情从期待到失望不断变化着。

“黛西，葡萄酒异常美味，我都已经喝完好几杯了，要不说